

新加坡的“板根树”

王民生

南国多嘉木。到“花园城市”新加坡旅行，满目葱茏，一眼见到挺拔干练的椰子树，以为对上南国的植物号了。因而，想当然地认为榕树、椰子树等也是新加坡植物的标配，对满街的大树、绿植等便未加认真辨别、品味。孰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院西侧的莱佛士花园，与“板根树”的一次偶遇，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此地有更多奇花异木。不仅如此，临回来时还惊奇地知悉，新加坡的国树竟然是从南美洲引种的。

那天(1月21日)，我们参观完历史博物馆，尚沉浸在新加坡人泛扁舟下南洋、采石料建码头的艰辛历史中。在相邻的莱佛士花园走着走着，猛然发现一棵树不同寻常，瞬间将思绪拉回到绿色人间。只见这棵树有20多米高，在8米处分杈，树干通直灰白，枝叶以上并不出奇，心形叶片宽大肥绿，蝴蝶状的花点缀树梢。

奇的是下部。从北向南走去，乍一看，像是捆绑式火箭的底座，三组板根像薄薄的船板，又像水泥片，从左向右并列贴在树上，既浑然一体又似人工镶嵌。近一看，根部是一块块长形木板，中间有不小间隔，上前用手一敲，“嘣嘣”作响。

树的铭牌已不清晰。一对同观的广东母女几经辨认，并用手机软件查询，说是“板根树”。我们对着树根造型看，齐声赞叹：对，和板根像极了，就是“板根树”。

真有意思，这种“板根树”我过去从未见过。树长在斜向的小路西侧。往前走下去，站在树中间，由东向西正面看，是一个规则的五个木板组图，特富几何美感；只是树身长出一个小树头，颇有些“画蛇添足”之感。向南看，两道板根分别贴地延伸，长的竟伸了七八米远，似是独立成板。再回走



坡人立地生根、适地而兴的韧性与智慧，或者说国民性，可以多留意写一写。

但这棵树真是“板根树”种吗，它的具体名字是什么？我将树的照片发给林学专家胡老师，他一口叫是板根，但具体是什么树倒要与学生仔细辨别。我明白，板根是这种树的通“姓”，但不同的树则各有其名。现在，我叫不出它的具体名字，但记得住板根形象，因此，我姑且称这棵树为“板根树”吧。

几日后，胡老师发来确认信息：这是一棵“四数木”，也被称为“假大麻树”，是新加坡常见的热带巨树之一，图中的场景很可能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花园或亚美尼亚教堂附近的历史墓园。

胡老师的判断是准确的。翻开照片，打开视频，我再次端详这棵“四数木”——它以板根稳扎大地，以通直树干向上生长，以先花后叶、风媒传粉的方式延续生命，可谓在热带雨林的激烈竞争中，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生存答卷。

新加坡之行，不仅让我认识了新的树种，更让我透过这一棵棵参天大树，读到了新加坡人的开疆拓土、开放自立和光明未来。（写于2026年1月27日）

母亲的腌菜坛

陶继平

2017年1月，辛劳一生的母亲抛下年迈的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时候，家里那些腌菜坛子还在，十几个，大小不一，默默地立在墙角。

我的家乡在枞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母亲勤劳善良、生活简朴，养育了我们姐弟四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没享过几天福。

小时候，过了农忙季节，父亲就要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种地、养猪、腌咸菜，用这些最笨拙的方式，养活我们姐弟四人。

记忆中，蔬菜上市，白菜、萝卜干、萝卜缨子等是母亲腌咸菜最好的原料。母亲将白菜一叶叶掰开，用井水冲洗，水珠溅在她补了又补的胶鞋上。萝卜缨子要晾到半干，豆角得打结，雪里蕻需揉搓出汁水。母亲将清洗干净的蔬菜分层放入大大小小的坛子中，每层之间撒上盐，最后加水密封。

吃的大米是自家种的。饭桌上的菜，大多是母亲从腌菜坛子里捞出来的，腌白菜、萝卜干、雪里蕻……青黄不接的季节，咸菜就是我们的命。

即使有新鲜菜上桌，母亲总是留给我们，自己只夹咸菜。我们让她吃，她总是笑着说：“看着你们吃，比我自己吃还香。”

初中、高中读书，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我都是住校。每周日下午返校，母亲总会从家里的老坛子里捞出腌好的白菜、萝卜干、萝卜缨子或豆角，在锅里烧熟后，用玻璃罐装得满满的，咸菜压得紧实，够吃一星期。她一边装一边念叨：“念书费脑子，多装点，别饿肚子。”玻璃罐子沉甸甸的，不仅是咸菜的重量，更是母亲深沉的爱。

上学时长期住校，经常吃咸菜，母亲总是担心我营养跟不上，只要我在家她总是想方设法帮我改善伙食。周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起床，为我煮米面煎鸡蛋。

记得是个深秋的早晨，母亲从鸡窝里摸出一个鸡蛋，为我煮鸡蛋面。弟弟光着脚丫跑过来，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手里的鸡蛋：“妈，我也想吃。”母亲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掌擦掉弟弟脸上的灰尘：“今天鸡就下了这一个蛋，哥哥要考试，得补补。”弟弟的眼泪在小脸上冲出两道白痕，但还是点了点头。

2016年母亲不幸查出癌症晚期。弟弟和我商量将母亲送到上海治疗，大姐随行照顾母亲饮食起居。手术做完，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化疗太痛苦，母亲不愿意多花钱，坚持要我们送她回老家。从上海回到枞阳老家，母亲刚回到家第一句话就说：“坛子里的咸菜该换了，别吃坏了肚子。”

那时，我刚从合肥调到巢湖工作，常常在合肥、巢湖、枞阳三地辗转奔波。每次回枞阳老家看母亲总是匆匆忙忙，离家时母亲总是恋恋不舍地对我说，孩子，不在家住一晚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2016年底，母亲病情加重，全身浮肿。病痛日夜吞噬着母亲的身体，疼得整夜睡不着，她咬紧牙关从不吭声。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心如刀绞。

家里的老屋进行了翻新，可母亲只住了几个月。临终前的一个清晨，母亲突然清醒过来，让大姐把腌菜坛子搬到床边。她颤抖着手，把里面的咸菜重新码了一遍，说：“这样不容易坏。”阳光照进房屋，母亲的白发像落了一层盐。

几天后，母亲走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多时间了！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咸菜早就不缺了，也很少吃了。可世上再没有哪一坛咸菜，能比母亲腌的更下饭。

每年清明回乡给母亲扫墓，每次节假日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亲，我都要去老屋看看排列在墙角的腌菜坛子，仿佛母亲从未离开。

人世间最下饭的咸菜，是母亲腌的那一坛；世界上最珍贵的鸡蛋，是母亲省下的那一枚。

冬园春事

水玉兰

只有走近原野，才能发现冬天真正的模样。山川草木，结一层白霜，清凌凌，雾蒙蒙，远看，就像一幅明净却沉闷的山水画。这时，公路两旁忽然跃出一框框红草莓，让人眼前一亮——如果恰遇一场雪，白雪红莓，心头的欢喜便一下子漫开了。

每到冬季，故乡长丰县境内许多个乡镇，像是过年似的变得热闹起来。路边停满各地车辆，田野间人声欢腾。孩子们拎着竹篮在田垄奔跑，风掀开他们的衣襟，在他们身上涂抹草莓甜香。大棚外面，埋头称重的小媳妇，翘起的嘴角，怎么也合不拢，比大棚红艳艳的草莓还耐看。

刚入冬，女儿就催着要去乡下看望表舅。我心里好笑，明明是惦记着那一口清甜，还嘴硬说想舅舅了。

从清冽寒风中，一头扎进温暖如春的草莓大棚，瞬间便从萧瑟冬季穿越到莺歌燕舞的春天。热浪混杂着植物蒸腾的芬芳扑面而来，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白雾。摘下眼镜，眼前的世界便晕染开来——脚下红彤彤的草莓灯盏似的铺满田垄，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蜜蜂嗡嗡地穿梭其间。这哪是寒冬？分明是一个被精心收藏、独自热闹的春日。舟车劳顿，尘世烦忧，在这蓬勃的生命力面前，立马消散了。

女儿说，摘草莓是世上最美的一项手工劳动。每次回来，都不忘在微信朋友圈“晒一晒收获”。她的一位同学看到了羡慕不已：要是我也有位农村亲戚，该多好啊。我听了，刹那石化。这句话，换在二十年前，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

二十多年前，表嫂看到村里有人种植草莓，不过三五年时间，建起二层小楼。表嫂看得眼热心更热，

跟在后面虚心求教，尝试着种了几垄地。

年终，去除杂七杂八的费用，净收入七八千元。夜里，表嫂从梦中惊醒，披衣下床，就着月光，把钱又细数一遍。表嫂说她担心啊，生怕一觉醒来，做了一场梦。

第二年，表嫂开始大面积种植草莓，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在外地务工的表哥喊了回来。之前不乐意回乡的表哥，在草莓季结束，看着银行卡里的六位数，笑得合不拢嘴。

表哥为人实在，无论是来乡村体验生活的人，还是水果批发商，总是热情吆喝大家先尝鲜。称秤的时候，秤砣掂得高高的。这让表哥的草莓园有着固定的客户群。山东有一个客户，每到秋天，草莓刚开花，就迫不及待地跑来跟表哥签合同。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谁能想到，表嫂曾经羡慕的两层三层小楼房，如今在村里，比比皆是，这反而让表嫂怀念起四合院的便利。

去年底，表哥趁房价调整，给在合肥工作的小儿子买了一套三室二厅婚房。拿到钥匙的那一天，表哥表嫂站在15楼阳台，俯瞰远方。表嫂突然拉着表哥的手，你掐我一下，我怕又是在做梦。表哥红着脸挣脱了，越老越像小孩了。我在一旁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跟表哥建议，过几年，干不动了，攒点钱，和表嫂来城里买套房养老吧。没想到表嫂头摇得拨浪鼓似地说，我这身板骨好得很，以前害怕过冬，如今，就巴望冬天早点来呢，天天守着我的草莓园，温暖又欢喜，欢喜治百病啊。

我知道表嫂说的是心里话，这红艳艳的草莓，不仅照亮冬日的田野，也点亮了一户寻常人家的岁岁年年。